

赵忠祥著

丁卯年

岁月随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陈 军
封面装帧 陆震伟

岁 月 随 想

赵忠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编 200020)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5 插页 6 字数 308,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380,001 - 530,000

ISBN 7-208-02179-1/Z·117

定价 19.00 元



1994 年 7 月 1 日在中南海,江泽民总书记
接见《七·一晚会》演出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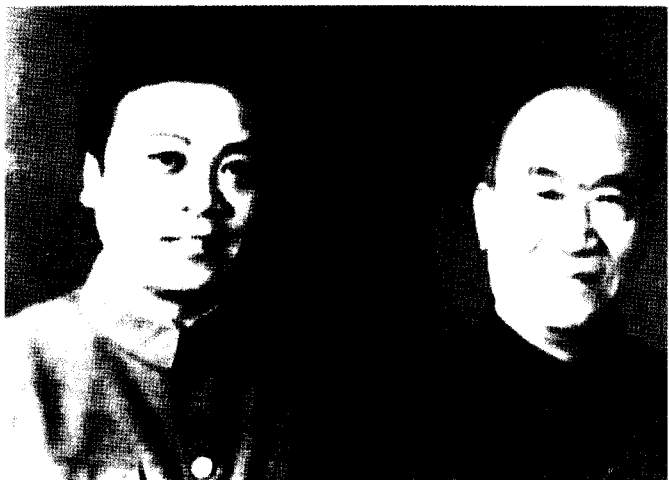


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
主持毛主席诞辰一百
周年的晚会



早年播报新闻

1984 年春与侯宝林先生





1994 年 10 月 1 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



与倪萍、杨澜主持 1993 年
《春节联欢晚会》



1994 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新年音乐会》现场



1987 年 4 月,为刘海粟大师铺纸(左二为海粟夫人夏伊乔)



1994 年 6 月与黄胄
在炎黄艺术馆

画到得意时



1979 年 1 月在
美国白宫采访
卡特总统

1984 年 4 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采访里根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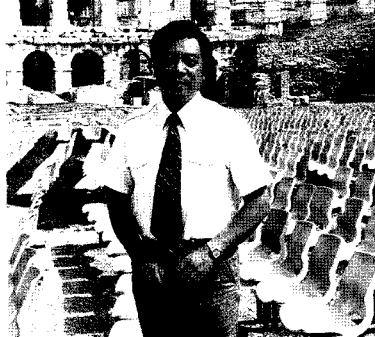
1990 年 12 月在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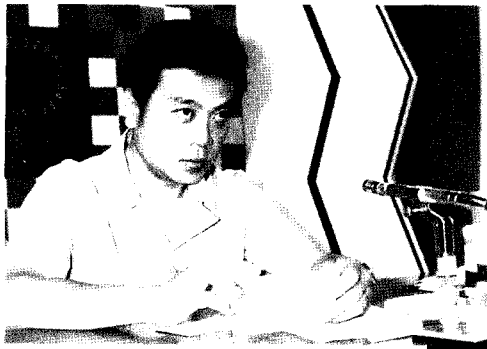
1995 年 7 月于莫斯科



1995 年夏在芬兰



1984 年在罗马尼亚古斗兽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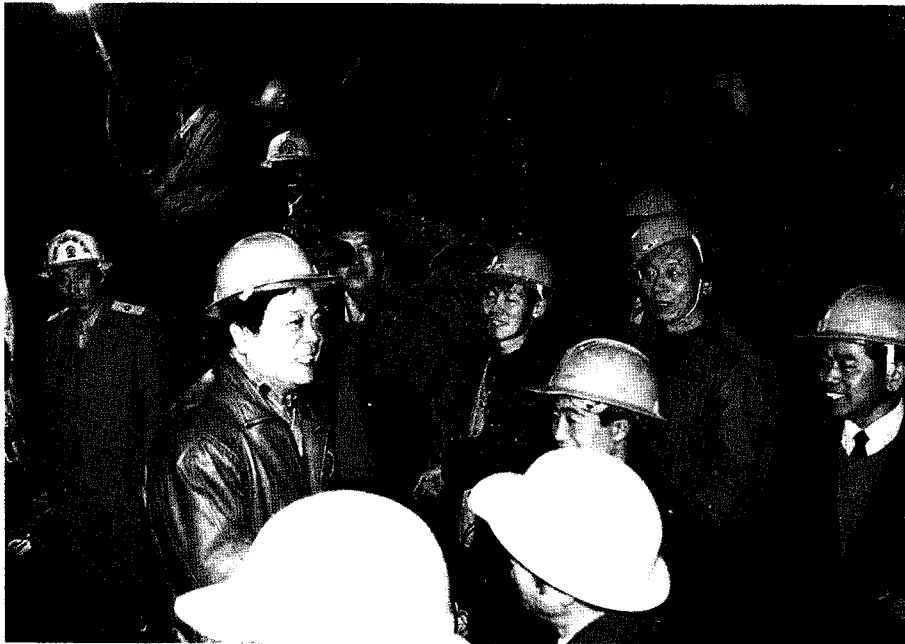


1981 年夏主持第一届
中学生智力竞赛

与谢添在《人与自然》



1995 年初春在京九铁路工地





在“荧屏心相印”晚会上
演唱京韵大鼓《八爱》



和外国朋友一起演唱京剧《唱脸谱》

儿子上大学了，我们也老了



领略赵忠祥

代序

梁晓声

赵忠祥当然是名人。

名人和名人是极不相同的。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

他们是一些著名的普通人。

而另一些人的知名度，却完全超出了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被最广大的民众所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老朋友一样。他们的名字与广大民众之间有一种亲和关系。他们的名字在民众中“普及化”了。他们的知名度最大剂量地溶解在民众的“公共情感需求”中了。

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名人。

他们的知名度既有别于前者们，也有别于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们。他们的知名度不需要狂热的“追星族”们如醉如痴的支撑和拥戴。他们的知名度也与五花八门的商业包装毫不相干。他们的知名度是以长期的敬业精神为基础的，并且是逐渐被公众所接纳所认同的。他们非是由于“一不小心”成了名人，而是很合

2 岁月随想

乎必然逻辑地成了名人。所以他们的知名度不会被公众轻易从头脑中抹去。

赵忠祥便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名人。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他首先是不普通的——这地球上只有一个12亿人口的中国，中国只有一家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个时期内只有一位男新闻播音员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一个时期内只有一套《动物世界》节目……

但是那又怎样呢？并非所有新闻播音员下岗后都能顺理成章地转为专题节目主持人和解说人，而且被公认是全国最优秀的之一。

还是赵忠祥自己回答得好。他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篇中坦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提携了我，我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长大，我是这个宏伟机体的一个零件。尽管我深感自己的渺小，但我有生之日总在思考如何施展才华，为我从事的工作竭尽全力，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在此篇的结尾，他记述了自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随行记者初访美国的种种感受，讲到了一位美国朋友善意地提出希望他考虑留在美国工作的事——而他说：“谢谢，我已到了故土难离的年龄了。”——而他自省：“我知道，我在美国所以受到热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为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老资格的播音员，离开了这个背景，我就难以存在。”——“再见，美国。”

他就如此简练地为此篇画了句号。

他简练中包含的终生无悔的率真，意味儿可谓深矣，可谓大矣。

人贵有自知之明。

名人尤其贵有自知之明。

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某些名人及所谓名人,其实是很缺乏自知之明的。有时简直到了太缺乏自知之明的地步。

诚哉挚哉,羨哉敬哉,有自知之明的赵忠祥!

“一个零件”——赵忠祥心目中的赵忠祥,难道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么?

非我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名人,而是他自己一贯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名人的社会坐标上。

在这一种很有自知之明的思想的自我教育下,赵忠祥永远普通,赵忠祥将永远不失为一位得公众尊重的名人。

而某些名人及所谓名人,其实是并不值得公众尊重的。

一切名人都如同三维绘画,甚至五维绘画。你表面看到的也许根本不是那绘画的真本。真本隐藏在表面的色彩、线条和图案的后面。那真本需要首先将目光散视开来再凝视起来,需要将绘画贴近了移远了再贴近了才能看到。表面的赏心悦目的风景的后面,兴许豁然凸现的是别的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

读者,你想了解一个比较接近真实接近本色的赵忠祥吗?那么请一读他的这一本“随感录”吧!

迄今为止,我认为,我们了解一位著名的普通人或普通的名人的可靠方式,大抵还是一读他们记载自己成长经历和对世事人生发表自己感想、感受以及种种感慨的书。在这一点上,“文如其人”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根据的。在这一点上,文人可以借其小说粉饰自己包装包藏自己,但是散文、随笔、杂感这些文体,却堪称文人们自己的心灵的镜子。好比给你一把斧子一把锯,你拿了可以摆出某种维妙维肖的架式冒充木匠,但是你一旦拿起刨子,拿起凿子,被人以研究的目光注视着刨一个平面凿几个孔时,你究竟是不是木匠,是几级木匠,则就原形毕露了。以

一而欺也是极可能的。但若企图以十几篇二十几篇蒙蔽读者的理解力识别力,却往往是办不到的。小说大抵是文人为别人而“创作”,别人为自己而阅读的东西。散文、随笔、杂感,却往往是文人们受自己的情绪左右,为申明自己主张表白自己心迹而写的。是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创作”意识的“精神产物”。当然也就给了读者最大程度地逼近文人的可能。“创作”痕迹明显了然的散文、随笔、杂感,我一向认为其实是劣等货。因为对于读者意味着布了障眼法,具有了欺骗性。

赵忠祥不是作家。起码不是职业作家。所以他还没怎么沾染上某些作家惯常通过“创作”掩饰自己和粉饰自己的毛病。何况他是个忙人。是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忙的人,也便没那份儿时间没那份儿精力细细地“打磨”自己的文章,也没那份儿闲情逸致将“打磨”后的文章作为漂亮的羽毛自己裱糊自己。读他的这一册集子,仿佛每文每章,皆咕嘟咕嘟从内心里往外冒出来的。正应了苏轼的话——“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也正应了洪仁玕的话——“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

这一本集子,绝少当禁的巧言。你可以与他对某人某事之所议所论保持歧异,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皆是“为情而造文”,非是为“造文”而扭捏出的矫情。有几篇文章,诚谓“辞已尽而势有余”。

赵忠祥是个颇不受别人观点影响的人。他的文章也就少有“俯仰随人亦可怜”的圆滑。那好比生鱼片,足斤足两地就将“精华”奉献上来了,且连佐料也不提供。佐料似乎要靠了你自己通过联想通过感想为自己提供。仿佛自说自话,“开口发言”之前,并不环顾左右而察他人之颜而观他人之色。大有一种冲撞了谁也就索性冲撞过去的意味儿。这在时下未执笔先自四面作揖的

世风中，未免显得“拙”而“倔”，却又“拙”得可爱，“倔”得可爱。

我尤其欣赏他写到毛主席、周总理、时传祥、陈永贵的几篇。

写前两位伟人，他无疑是满怀崇敬之情的。却并未因这一种由衷的崇敬之情，而令自己变成精神上的侏儒。恰恰相反，他仿佛孙悟空，因了两位伟人的高大，自己也高大起来，高大得足以对伟人也取一种平视而非仰视的目光，以便在这种平视的前提之下，同时还伟人以人的前提。人而论人，其崇其敬，犹可信其诚也。至于自谓“一粒草芥”，不过如实交待当年心态，而非今日仍作状自贬，以突出伟人的更加高大。

赵忠祥是一个心有温爱的人。他的目光落在普通劳动者们身上之时，其敬意便不禁地充满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无法自抑。也根本不想遮掩不愿遮掩。他写时传祥，分明的尤其这样。

时传祥，今人心中，有几个还记得当年那位掏粪工？

然而赵忠祥心中深深铭记着深深缅怀着重时传祥这个名字，并且怀有那么大那么真挚的敬意。只因30年前他是一个年轻人时采访过时传祥。能将对一位掏粪工的敬意和爱戴保存在自己心内30年之久，进而情真真意切切地写下一篇迟见于世的悼文。赵忠祥，就凭这一点，你和别的某些名人们已在本质上大不一样了！

“像时传祥这样的汉子，你一生能交上一位，足矣。”

“老时，我想你！”

发自肺腑的话语，读来令人动容。

陈永贵——这位当年一方农民们苦干治穷的带头人，后来被中国的畸型政治严重污染了形象败坏了声名的“大叔”，在赵忠祥笔下，也部分地，重新获得了我们今人理应对其保持的一份儿起码尊重。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一篇最直抒己见最仗义直言地替“永贵大叔”说句公道话的文章。完全没有这一种公道，完

全丧失了这一种公道，则未免显得今人评价人与事的心理太不磊落太晦暗了。卡特并非从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宫，自然是美国之幸卡特之幸；“永贵大叔”由农民带头人而国家副总理，自然是中国当年之不幸是“永贵大叔”当年之不幸，但这不幸毕竟非是一个农民的野心酿成的。陈永贵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不是他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他。当年的悲剧还在于，政治一旦选择了谁，谁的命运都难逃摆布。好比棉铃虫在哪一棉株上产卵，哪一棉株就必遭殃。

“永贵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离开咱大寨啊！……”

赵忠祥借用大寨人哭迎“永贵大叔”时的这一句话，用的正是地方。

将大寨放在当年去谈，将“永贵大叔”放在当年去看待，人和事，便自然而然的，都从当年的背景中显现出了几分客观。

赵忠祥虽非作家，但写人物似乎深谙史笔风格，几句对话，一个细节，人物便跃然纸上了。写时传祥介绍与刘少奇握手的那张照片时的对话，真切感人。写陈永贵劳动时挥锹不止旁若无人的情状，寥寥数语，简练且生动。

时传祥，陈永贵，在赵忠祥心目中，用他的话说，都是“杰出的普通人”。

赵忠祥是个极善于从普通人身上发现美点并会情不自禁地由衷地予以赞扬的名人。

比如在《先人遗风与先人遗训》一篇中，他记下了他在孔老夫子的家乡汶上听到的两件事。其一是一位妇女捡到了一个钱包，想方设法寻找到失主后，失主深为感激，当面以一千元相谢。相当于百分之十的回扣。而那位妇女却说：“我为什么要你的钱？如果我想要钱，我就全留下了！”

于是赵忠祥敬意顿然升起——“这脆生生的话语，掷地有